

拿破仑传

[法]布里昂著
郁飞译



F.D.BOURRIENNE
NAPOLEON

• 拿破仑传 •

〔法〕布里昂 著 郁 飞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津)新登字001号

拿破仑传

[法]布里昂 著

郁 飞 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8印张 399千字

199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统一书号： ISBN7—201—11072·175

定 价：25.80元

出版说明

本书不是研究拿破仑的专著，而是一部分量适中的传记。本书原名《回忆拿破仑》，凡十卷。作者布里昂是拿破仑的幼年同学，后来又担任他的机要秘书多年，所以写得详尽、生动。他在写作中抱定的宗旨是尊重史实，只写他亲眼所见的事。歌德对他的《回忆拿破仑》有如下的评语：

“新闻记者、史学家和诗人历来加于拿破仑的一切光轮和幻影，在本书的令人敬畏的写实面前，都将大为失色；但主人公并未因此缩小，反倒成长了。我们由此可知，凡是鼓足勇气道出的真相是多么壮观。”

关于作者的详细情况，见卷首转录的马克思撰写的《布里昂》一文。

本书译自英文节译本，英译本编者鉴于作者叙事限于亲身见闻，便摘取其他著作的有关章节，把布里昂不曾叙及的大事，特别是重要战役的经过插入本书，遂使本书成为一部内容翔实、首尾一贯的拿破仑传记，可供中等以上教育程度的广大读者阅读。

卡·马克思

布里昂

布里昂，路易·安都昂·福韦勒——拿破仑的私人秘书；1969年7月9月生于柔城，1834年2月7日死于卡昂附近。1778年他进布里恩的军事学校，在那里度过了大约六年，他是拿破仑的同学。1789年到1792年，他在法国驻维也纳大使馆当随员，在莱比锡研究国际法和北欧各国语言，在华沙波尼娅托夫斯基的宫殿呆了一个时候。他回到巴黎后，恢复了同拿破仑的亲密关系，当时拿破仑是个穷军官，而且没有朋友；但是在1792年6月20日以后革命事态有了决定性转变，布里昂被迫回到德国。1795年他重返巴黎，和拿破仑再次会面，但是拿破仑对他很冷淡；而到1796年底，布里昂再次拜会拿破仑以后，他被召到大本营，立即被任命为拿破仑的私人秘书。第二次意大利战争以后，布里昂获得了国务会议委员的头衔，住在杜伊勒里宫，并且成为第一执政家里的常客。布里昂是供应军用物资的库仑商行的秘密股东，他曾为这家商行作成了一笔供应全部骑兵装具的有利交易，1802年这家商行亏空300万而宣告破产。商行负责人躲藏起来了，而布里昂被调往汉堡。1806年他奉命监督汉堡严格遵守拿破仑的大陆体系。布里昂征收了汉堡参议会200万法郎，并向亚历山大皇帝的亲戚梅克伦堡公爵罚了款，汉堡参议

会和亚历山大皇帝便控告他盜窃公款；拿破仑派了一个委员会去调查他的行为，并且命令他归还皇帝金库 100 万法郎。

布里昂因此失宠并破了产，在巴黎一直住到 1814 年拿破仑垮台；拿破仑垮台后他又露面了，从法国临时政府索回了他的 100 万法郎，并且被任命为邮政总局局长。路易十八曾免除他的这个职务，但一听到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的风声，就又任命他为巴黎警察局局长；在这个职位上他呆了八天。因为拿破仑于 3 月 13 日在里昂签署的命令中，没有把他列为应该大赦的人，所以他跟随路易十八到比利时，从那里被派往汉堡，而在回到巴黎后被委任为国务会议委员，后来又被任命为大臣。1828 年，经济上的困难使他躲藏在比利时离沙勒罗瓦不远的封丹一勒韦克的布郎卡公爵夫人的庄园里。在这里，他在德·维耳马雷先生等人的协助下写成了一部《回忆录》（八开本，十册）^{*}，这部书于 1829 年在巴黎出版，曾轰动一时。他死在疯人院里。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9 月 22 日载《美国新百科全书》
1858 年版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 马克思指 1829 年巴黎出版的《布里昂先生关于拿破仑、督政府、执政时代、帝制时期、复辟时期的回忆录》（Mémoires de M. de Bourrienne sur Napoléon, le Directoire, le Consulat, l'Empire et la Restauration）Paris, 1829）。据推测，这些回忆录的大部分是过去拿破仑的外交官维耳马雷写的，他专门编造这类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注释 116 条）

英 译 本 序

这部特·布里昂先生的《回忆拿破仑》的译本初版于1836年，节译的目的是把可称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杰出人物的传记压缩成一卷。布里昂是再恰当没有的拿破仑传记作家，他生平同拿破仑的最密切不过的亲密关系始自童年时期，其后在拿破仑历任将军、执政以至称帝期间，始终担任私人秘书之职，因而得以参与策划和执行那段多事时期接踵而至的许多不平凡的行动。他能观察到那些惊人的辉煌设想的逐步发展和制订成形，那是在一念产生之初便因亲密信任而坦白告他，但并不总是成熟，而且要到下个时期才付诸实行的。

他声称他一直在筹划出版《回忆拿破仑》，从早年起已开始作札记、搜集文件，以便保持对事实和印象完整无缺的回忆，“直到他可以道出真相，全部真相的时候”。

读他的《回忆录》，谁都会信服其叙事的真实并在读后对拿破仑的个人性格作出全面估价。英文著作在生动描绘性格方面差堪与本书媲美的只有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

原著多至十卷，作者几乎完全局限于叙述拿破仑个人的生平和描述他的性格，绝少详述任何军事行动。译者为补足这个缺

陷，在译本中插入了采自各个著作家的关于拿破仑亲临的几次主要战役的片断摘录；并附加了对拿破仑第二次退位、谪居圣赫勒拿岛以至去世的简述，自信已把所掌握的浩繁资料压缩成为一部首尾一贯的引人入胜的叙事录。

目 录

英译本序

| | | |
|------|----------------|-------|
| 第一章 | 早年..... | (1) |
| 第二章 | 发迹 | (17) |
| 第三章 | 征意战功 | (29) |
| 第四章 | 累欧本条约 | (51) |
| 第五章 | 坎波一福米奥条约 | (58) |
| 第六章 | 战胜荣归 | (66) |
| 第七章 | 远征埃及 | (75) |
| 第八章 | 入侵叙利亚 | (87) |
| 第九章 | 雾月 18 日 | (100) |
| 第十章 | 私生活..... | (116) |
| 第十一章 | 觊觎皇位..... | (135) |
| 第十二章 | 迁入杜伊勒里宫..... | (142) |
| 第十三章 | 同保罗一世结盟..... | (157) |
| 第十四章 | 马伦哥战役..... | (165) |
| 第十五章 | 挫败阴谋..... | (187) |
| 第十六章 | 霍亨林登战役..... | (201) |

| | | |
|-------|-----------|-------|
| 第十七章 | 路易·波拿巴的婚事 | (213) |
| 第十八章 | 布里昂的离去 | (225) |
| 第十九章 | 战端重启 | (250) |
| 第二十章 | 皮什格鲁之死 | (265) |
| 第二十一章 | 加冕称帝 | (272) |
| 第二十二章 | 吞欲野心 | (287) |
| 第二十三章 | 乌尔姆之捷 | (298) |
| 第二十四章 | 奥斯特里茨之战 | (308) |
| 第二十五章 | 普莱斯堡条约 | (316) |
| 第二十六章 | 福克斯首相 | (327) |
| 第二十七章 | 普鲁士的政策 | (333) |
| 第二十八章 | 布吕歇尔论拿破仑 | (336) |
| 第二十九章 | 《柏林敕令》 | (343) |
| 第三十章 | 埃劳之战 | (348) |
| 第三十一章 | 提尔西特和约 | (356) |
| 第三十二章 | 入侵西班牙 | (365) |
| 第三十三章 | 法军猝取汉堡 | (380) |
| 第三十四章 | 同路易的分歧 | (387) |
| 第三十五章 | 进入维也纳 | (398) |
| 第三十六章 | 肖恩布鲁恩条约 | (406) |
| 第三十七章 | 同约瑟芬离婚 | (412) |
| 第三十八章 | 准备征战 | (419) |
| 第三十九章 | 困难重重 | (424) |
| 第四十章 | 征俄败归 | (427) |
| 第四十一章 | 德国境内的战争 | (434) |
| 第四十二章 | 来比锡战败 | (439) |

| | | |
|-------|---------------|-------|
| 第四十三章 | 缪拉叛离..... | (447) |
| 第四十四章 | 联军进入巴黎..... | (453) |
| 第四十五章 | 挣扎无效..... | (464) |
| 第四十六章 | 第一次退位..... | (476) |
| 第四十七章 | 妻离子散..... | (483) |
| 第四十八章 | 流放厄尔巴岛..... | (487) |
| 第四十九章 | 百日政权..... | (495) |
| 第五十章 | 滑铁卢之战..... | (509) |
| 第五十一章 | 圣赫勒拿岛的余年..... | (533) |

年 表

附 录

第一章 早 年

对于一个光辉灿烂的名字，只要略加思索就足以产生大批回忆录、秘史或叙事诗之类的著述。关于拿破仑的这类著述已经问世。一读这类著作，我们真不知应该惊讶那些作者的厚颜无耻呢，还是奇怪读者的宽容大度。但事实上，当代人的传记多半是诓骗，而一个伟人生前的史传不是颂词便是讽刺。

后世子孙对于拿破仑的评价当不至象他的同时代人那样众说纷纭。在未来的时代，对于他灿烂辉煌的历次凯旋的缅怀会大大减少；但他的六十次胜仗给全欧大家庭带来的祸患将会同时被忘却。他的征战和攻略将只能从其后果来估价；而他的政策则只能以他创立的各项制度的实用性和持久性以及是否能同他所处的时代谐和来估价。

有人要问，是不是他不可能选择一种不象战争那么痛苦而壮观，却更须以智慧引人注目的行业；他宁肯要随伟大的军事荣耀俱来的声誉，却不要为人类幸福作出巨大贡献所带来的虽不那么辉煌但更称人心愿的名望，这话究竟对不对呢？

公正估量他的功绩的史家总有一天会出现。至于我本人，我甚至不敢妄想为他作传的荣幸；我只不过要在下文叙述我对这

位杰出人物所知道的一切，——我耳闻目睹并且保存了大量札记，因而自信知道得很透彻的一切。我称他为杰出人物是颇具信心的，——他全凭自己的力量攫取了对一个伟大而文明的民族的独断统治权，打了那么多胜仗，征服了那么多国家，把一顶顶王冠分发给自己的家族，册立一批国王，又废黜一批国王，自己几乎成了欧洲最老的君主，他无疑是那个时代最突出的人物；这样一个人不能称为凡人。

读者可别指望在这部回忆录里读到标志拿破仑伟大生涯的全部事件的连贯综述或每次战役的详情。历次战役早有许多著名人士予以详述，他们才是能够胜任的人。非我亲身耳闻目睹的以及没有正式文件可资佐证的事情我都不讲。

拿破仑·波拿巴于 1769 年 8 月 15 日生在科西嘉岛的阿雅克修。他的姓氏原来写作 Buonaparte；但在第一次意大利战役期间他舍弃了那个 u，只不过是为使拼法与读音相符并缩短签名。有人说他瞒了一岁年龄，他生在 1768 年；这话不对。他屡次告诉我，1769 年 8 月 15 日是他的生日；我又是生在同一年的 7 月 9 日，年岁相差无几似乎增强了我们在布里恩军校的融洽和友情。

拿破仑是科西嘉贵族阶层代表、贵族夏尔·玛丽·德·波拿巴及其妻莱蒂齐亚·拉摩琳诺的次子；他们兄弟五人：约瑟夫、拿破仑、吕西安、路易和热罗姆；姐妹三人：埃利兹、卡罗利娜和波利娜。还有五个想必是夭折了，因为我们听说他母亲共有十

三孩子，三十岁上便成了寡妇。^①

波拿巴无疑是出身名门的人。我见过他得自托斯卡纳的关于他家谱的可靠记载，大部分写的是逼得他的家族离开意大利避难科西嘉的国内纷争。关于这点我没有什么可以叙说的。他父亲很穷，他自己也是靠公费受的教育，许多体面家族都曾享受这项利益。他父亲夏尔·波拿巴呈交当时陆军部长德·塞古先生的一份备忘录陈诉道，他的家产是为了想排干盐沼和因为耶稣会教干非法剥夺他的继承权而减少的。这份备忘录的目的是请托委任年方十四的拿破仑为少尉；并请求让他第三子吕西安进入布里恩军校为官费生。部长对备忘录的批复是：“只要他的次子留在布里恩军校，所请便碍难允准。兄弟二人不能同时收入军校。”拿破仑年满十五岁时即被送去巴黎坐等入伍年龄来到。

关于波拿巴童年的传闻很多，而且可分为态度相反的两类；有热情颂扬他的，也有极其荒谬地责难他的。这对那些凭借天才或其他有利境遇擢升到同胞之上的人是常有的事。力图在婴儿身上找出重大罪恶或崇高美德的萌芽是荒唐的。对于那些编造者出于仰慕或痛恨之情而用种种美德装饰他或把各种罪孽堆于他一身的故事，他往往报以开怀大笑。不过我还记得一则被添油加醋公之于众、因而多数读者都很熟悉的轶事。

1783年至1784年的那一冬特别令人难忘，因为大雪纷飞，封闭道路，铺盖山野，积雪深达六英尺至八英尺，拿破仑为不能从事他一向最喜欢的那些户外娱乐和僻静地带的散步而深感无

^① 后来波拿巴一再承认他对母亲恩德的感谢，表示相信他日后的飞黄腾达多亏了她早年的训戒；而且居然把这点立为格言：“儿童长大后行为的好坏完全取决于母亲。”——原注

聊。游戏时间他别无消遣，只能混在同学群中，同他们在一间更大的厅堂内来回散步。为摆脱这种单调乏味的踱方步，他想出一种新花样鼓动全校去玩：在大院子的雪里扫出通道，建立角堡，挖掘壕沟，垒起胸墙，等等。“我们的工程完成了，”他说，“大家可以分成两股，演习一种围攻，这种新游戏是我发明的，所以由我来指挥进攻。”同学们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倡议，立即实行。这次模拟战斗持续了十五天之久，直到我们用搀进了砂粒和卵石的雪弹使许多学生，围攻的和被围攻的，都受了重伤，游戏才停止。记得我自己就吃了这种子弹很大的苦头。

波拿巴和我的友谊从九岁时开始。我们很快就变得亲密无间，因为我们之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同情。在1784年他从布里恩军校转到巴黎军校之前，我一直享有这种亲密和友谊。我是那些最能适应他冷酷严厉的个性的少年伙伴之一。他天生沉默，老是沉思科西嘉的被占领，再加少年时期获得的关于他的故国和家世不幸的印象，使得他寻求独处，他日常的举止也变得不讨人喜欢，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实际并不如此。我们同岁，因此在同一班学习语文和数学。他热切的求知欲在他上学之初就显得超群出众。他刚进军校时只会讲科西嘉方言，但这个环境已经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当时的副校长杜布衣，一位彬彬有礼的先生和优秀的语法学家，担任他的法文课。他这名学生充分报答了他的关切，在很短时间内还额外学完了拉丁文初级教程。但是他对拉丁文甚为嫌恶，以致十五岁才上到四年级。我在拉丁文课上很快超过了他；但数学课我从未能赶上他，据我看，他无可争议是全校最擅长数学的。我有时常帮助他做拉丁文作文和翻译；他则以帮助我做数学题回报，他在这方面表现的敏捷机灵使我惊异不已——但他对于作文和翻译非常厌烦。

在布里恩，波拿巴黝黑的肤色（后来被法国的气候大大改变了）和锐利精细的目光以及对老师和同学谈话的风度，都显得与众不同。他说话几乎总是没好气的样子，他肯定是不善交际的。我想这或可归咎于儿时的家庭不幸和故土被强占在他头脑里造成的影响。...

学生轮流应邀去同校长伯东神甫共同进膳。一天轮到波拿巴享受这项恩典，同桌有些教授知道他崇拜保利，故意在言谈中露出对保利失敬之处。“保利，”波拿巴答道，“是个伟人；他爱国；我永远不能原谅我父亲，当过他的副官，竟会同意科西嘉并入法国。他应该与保利共命运，随同他倒下。”

一般说来，波拿巴不讨同学的喜欢，他们也不去奉承他。他几乎不同他们交往，极少参加他们的娱乐。他的故乡归属法国似乎使他心神不宁，他因此避开同学们的那些兴高采烈的活动。不过我几乎老是同他在一起。游戏钟点他躲进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历史书籍，特别好读波里比阿和普鲁塔克的著作。他翻阅阿利安的著作兴味盎然，但对昆杜斯·克提乌斯可不感兴趣。我常把他留在图书馆，自己投身伙伴们的运动。

这位科西嘉少年饱受同学们的嘲笑，脾气丝毫未改。他们老喜欢取笑他的名字拿破仑和他的故乡。他常对我说：“我一定要尽我的全力整治这些法国人。”我多方劝解他时，他就说：“你可从不侮辱我；你是爱我的。”

我们的数学教授巴特劳德神甫非常喜欢波拿巴，他满有理由为有这样的高足而自豪。他在其他教授的班上成绩平平，他们也就没有注意他。他没有兴趣学习语文、典雅文学或美术；校中那帮学究看不出他会成为学者，往往认为他是个蠢材。大家常说他在布里恩受到谨严而完善的教育；但这话失实，因为那里修道

士还无力进行这种教育。我必须承认，现在那些流传甚广的传闻和我在军校受到的贫乏的教育，对于我恰成痛心的对比。我惊讶的倒是，那样的学校居然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能人。

波拿巴固然没有什么理由说他的同学们好，可也不愿告发他们；每逢轮到他查看他们玩忽职守的情况时，他宁可自己投入禁闭也不去揭发犯者。

波拿巴一生中完成的伟大业绩已经够多，无须乎再去夸大那些假托的童年奇迹。我如果说他是个平常的孩子，那是不公正的。我从没有认为他是平凡的。正相反，我必须声明，在一群竞争者中间他是个非常杰出的学生。

我在他的某些传记故事中读到，大约十四岁时，有一次他参加宴会，席间有人颂扬土伦纳^①，一位女士说他当然是位伟人，但如果他不曾焚烧巴勒丁纳宫，她会更喜欢他。“如果焚烧对于他胸怀的目标是必须的话，”拿破仑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的确是一句妙语，可惜只是虚构的故事。波拿巴十四岁是1783年；他那时在布里恩，我们没有朋友，更不曾同女士们交际。

波拿巴进巴黎军校时是十五岁两个月。我和他乘坐双轮马车陪送他到塞纳河畔的诺让，彼此依依不舍而别。直到1792年我们才再次会面。这八年中我们始终通信，只是我完全没有料到他会走红运，（而在他擢升之后有人说，这在他青年时期已有征兆了，）所以这段时期他写给我的信件我一封都不曾保留，回信后当即毁掉了。我只记得他到巴黎约一年之际写给我一封信，提醒我履行在布里恩许下的诺言：同他一起投军去。我象他一样并

① 土伦纳子爵(1611—1675)——伟大的法国将领。